

## “文革”那年过中秋

□高明

又到中秋时。早餐，女儿随意拆开包装精美的铁皮月饼盒，取出一个月饼，咬了一口，自言“不好吃”，放在一边。又选了一个，咬了一口，又云“没有味道”，又放下，索性不吃了。

我有些不快地对女儿讲：“这可是特制的高档月饼，怎么会不好吃呢？”

女儿嗔怪地讲：“不好吃就是不好吃，这年月谁还稀罕月饼？”

沿滨河大道上班的路上，女儿的话又在耳畔响起。望着车窗外静静流淌的沂河水，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过中秋吃月饼的往事。

1967年，是“文革”的第二年，所谓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，革命造反派、红卫兵小将响应上级号召，要揪出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。那时被打成“右派”的父亲正在临沂城北20多里远的北店子村的完小

教书，出身小土地出租者的母亲也受牵连，在相邻不远的另一个村庄当老师。

当时，父亲时常被造反派和红卫兵揪去批斗，我们家在学校和村里的处境尴尬而艰难，每天提心吊胆的。那年，我11岁，小学毕业不久，因初中停止招生，在学校复课闹革命，因是“右派”子女，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歧视。那个时期，父母工资低，家里姊妹5个，最小的弟弟才3岁，还要接济在城里的爷爷奶奶，生活条件可想而知。

中秋节快到了，我们盼着过节吃月饼。临沂农村有回礼的习俗，就是别人送你两包月饼，一般你要换个样再回两包给人家。月饼转来转去，有时候说不定送出的月饼碰巧转了一圈还能转回来。

可我眼睁睁看着亲朋好友给我们家送的月饼都让爸爸妈

妈转送给别人了，家里只有两包月饼了，这时父亲又让我把月饼送给村里姓袁的大队书记家。我着急地说：“家里的月饼都送人了，那我们过节吃什么啊！”爸爸无奈地说：“家里出身不好，书记对咱挺照顾，得谢谢人家啊。”妈妈苦笑着说：“咱再去买，一定让我儿吃上月饼。”听着妈妈的话，我得了许多安慰，并盼望着家里早点去买。

直到中秋节的上午，妈妈给我一块钱，安排我去买月饼，并交代只能买一包，剩下的钱再去买点肉好过节。我说：“妈，不能买两包吗？”妈说：“儿啊，家里实在是没有多少钱了，咱就买一包吧。”妈妈接着又说：“家里仅有的两块钱，还得赶紧进城送给你爷爷奶奶过节啊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似乎也明白了许多。

我一路小跑去了大队部院内的村代销点，花四角八分钱买了

一包8个的青红丝冰糖馅月饼。中秋节的晚上，圆圆的月亮挂在了天空，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公社集中劳动完赶回来。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吃饭。我的目光一直在那包月饼上游移，急切地等着父亲分月饼。终于，妈妈把8个月饼放在一个瓷盘里端上来了。父亲叫着我的乳名说：“你和姐姐每人一个，妹妹和二弟每人一个半，小弟弟两个，剩下的一个我和你妈一人一半。”

这时不满10岁的妹妹说：“我和弟弟每人一个，不要那半个，爸爸妈妈每天那么累，不能吃一半，要吃就吃一个整的圆月饼。”8岁的二弟弟这时也懂事似的点了点头说：“我也不吃那半个了，给爸爸妈妈吃。”这时我注意到，爸爸妈妈脸上露出了罕见的幸福笑容。

往事并不如烟，苦难岁月里的这些温馨回忆，我永远难忘。

## “定坤”月饼

□赵染芹

小时候第一次吃到的一个整月饼，是改革开放初本地作坊生产出来的“定坤”饼。当时，它在家乡虽是价格最贵的一种月饼(8毛钱一个)，但我却对它被命名“定坤”非常困惑：一枚直径只有4.5厘米、厚度3厘米多一点且没装任何馅的纯素月饼能“定乾坤”？

后来才明白，这种带着“文革”遗风的命名，并不是作坊老板信口开河乱叫出来的，而是根据传说中的大明王朝开创者朱元璋“中秋月饼传信息，大年三十杀鞑子”的典故起的名。依此典故，称月饼“定乾坤”也无不妥。同时，我还觉得小时候吃的“定坤饼”也是照着曾给朱元璋传过信息的月饼模子做出来的，所以它很土气。一般都是散放在商店铁皮食品箱里，现卖现包，售货员把4个月饼码在废旧报刊上，七折八卷就完成了“包装”。不用称，4个就是500克。

中秋节的早晨，父亲叫醒我们兄妹后，就分发月饼到人头，一人一个。拆开两包月饼，无需挑拣，个个几乎厚薄一样、大小一致，都是土里土气的白中夹着少许浅黄色的一团，月饼最外层上面也没什么“金丝绿线”和“胭脂红章”，仿佛就是来自几百年前的朱元璋时代。

这种土月饼，既没有苏式月饼的华丽，也没有广式月饼的味杂。我估计生产这种月饼的工艺很简单，就是用冰糖块和在面粉里蒸熟后，再放进煮熟的面粉皮上滚几滚就成了，因而“定坤饼”仅有“香甜唇舌”这种最原始的口感。虽然与现在市场上那些包装精良、面相好看、馅料丰富、口感繁杂的月饼是没法比的，但它确实能填饱肚子，两个月饼吃下肚就能让大人们省一顿午餐，这大概是现今任何一种“高档月饼”都无法做到的。它的好处是饱满实诚、唇舌满足、不油不腻、味道单纯，尤其是经放，只要保管得当，一个月饼放个把月时间拿出来照样能吃。由于当时作坊制作饼皮的技术不过关，饼上的皮由里到外一层比一层松散，总一层一层地往下掉。用贾思勰那个时代的话来说，最外一层的饼皮有“脆如凌霄”的口感。因此，食用“定坤饼”，需要辅助工程。大人们总习惯用一只手在嘴下面接饼皮，然后把饼皮往嘴里倒；而我们干脆就在嘴巴下面放一个饭碗或一张干净的纸，吃完了饼再舔碎屑。年纪大的，牙齿不好或不喜欢甜食的人，往往用开水把“定坤饼”连皮带馅泡化、稀释成又香又甜的“麦乳精”后直接喝进肚子。所以，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来说，这种月饼也是亲朋之间礼尚往来最贵重的中秋礼品。然而，随着高档月饼市场的兴旺发达，10多年前，家乡自产自销的这种“定坤”月饼便彻底销声匿迹了……

如今，父母常把“定坤”月饼当成美食念叨，这说明月饼乃至美食是没有统一标准的，它是有个性的，是体验式的，每个不同经历、不同审美情趣、不同口味感受的人，都有自己心仪的美食。同时，也反映出美食是离不开环境、时节、朋友、亲人和心境的。也可能，在父母及老乡们的眼中，月饼之所以谓之月饼，确与朱元璋以及“明教”有关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教并非像金庸先生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所写的那样可以“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”，而是视“食荤为魔”。由此断定，月饼肯定是素的。所以，食没有一点荤腥味的“定坤”月饼才是传承中秋节的风俗……

■编辑：孔昕 ■美编：马晓迪

# 中秋记忆

●又是一年中秋。

●这是一个团圆的节日，然而，事实上，曾经度过的那些家人团聚、其乐融融的节日，恰恰是我们记忆中渐趋模糊的那一部分，而偶尔离家在外、漂泊中度过中秋之夜，反而让我们刻骨铭心；同样，在我们的味蕾上留下甜蜜滋味的月饼，大概不是如今包装越来越豪华却总让人发愁怎么吃完的这些，而是远去岁月里土得掉渣的那些。或许是物以稀为贵，抑或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爱怀旧，在每个节日里回望过去的岁月，似乎也成了庆祝仪式的一部分。

## 记得回家过节

□柳月亭

童年的记忆中，中秋节是一个可以放肆吃喝的节日。院子里，一家团坐，一桌几凳，一把花生，一瓶家酿米酒。把酒盈樽，一轮清月在酒香中自杯底摇摇漾漾地冒起来。晚间，邻居间相互串门，以酒当茶，倾听月光流泻之声。浅斟细品，自在逍遥，荣辱皆忘。即或有些许人生苦涩、邻里间隙、飞短流长，都在这如银的月光中静静地融化。

后来的记忆里，中秋节便有些酸涩了。虽然仍旧是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品酒赏月，但知道那样的奢侈很是难得，便少了一些诗情，多了许多无奈。

很不幸，16岁那年，我高考落榜了，因为自小感受到了贫穷的酸涩，我决计出外闯荡。临走时，母亲送我到村口，一路上，母亲絮絮叨叨：“过两个月就中秋了，记得回家

过节。”

我对母亲笑笑：“好男儿志在四方，看看吧，总要混到过年才回来。”母亲无语，只是一头灰白的头发在夏日早晨的微风中轻轻飘动。

我头也不回地毅然走上陌生的路。

因为从来没有出过门，在闽西北的一处小火车站，我摸摸身上带的不多的几块钱，在车站的走廊里过了一夜。次日，便在火车站附近的村庄找到了一户需要请短工帮忙“双抢”(抢收抢种)的农家。早上5点起床，中午短暂休息十几分钟，然后一直干到晚上7点多，收割稻子、犁田、插秧，这些我小时候偶尔干过的活，如今成为我谋生的活路。那种累，无法形容，只见每天换下的衣服都结了一层厚厚的汗盐渍。

支撑着这种强体力消耗的信念，仅仅是为了多挣一点钱，可以让家里多过几个像节日一样的日子。靠着这样的信念，一个月时间里，我在这个小村庄里先后换了五六个东家，挣了足足120元，那是1982年的夏天，那时的中国，刚刚才有万元户。

年少，体能的消耗可以迅速补充，但是，精神上的折磨却无人慰藉，落榜的失落感、一个人远在异乡的孤独感时时噬咬着我。夜深人静，母亲倚门而望的身影时时在脑海里缠绕。

后来，我又转到了一处煤区，阴暗潮湿的小煤窑里，可观的劳动报酬刺激着需求欲望不大的一群人。一日，不知是谁弄丢了工具，我们这些人一起承受着人格的羞辱，我为大家代笔写了陈述，一个大盖帽拍拍我污黑的肩膀，说：“你，可

惜了……你回家吧。”一刹那便想到了家，想到了母亲临别时的嘱咐——回家过节！那一刻，我潸然泪下。

终于，在离中秋还有三天的时候，我打起背包，放弃了还未到手的工钱，搭上了回家的货车。可以望见家门时，却见母亲早已站在屋檐下，泪光闪闪，母亲说：“前两天心闷得很，知道你要回家过中秋了。”我惊异，母亲抚摸着黑瘦的脸：“母子连心哪！”我一步跨进屋檐内，在外头往肚里吞咽的泪水，刹那汹涌在无遮拦的脸颊上……

那一年的中秋节，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瓶供销社里卖的白酒，一家人在院里团坐，品酒品月，从来没有喝过花钱买的酒的父亲说：“这公家的酒味道猛得很呐。”那一刻，月亮好圆。

## 我在印度过中秋

□牛学国

农历八月十五，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，也是韩国、日本、越南等国家的重要节日。其他国家是否也过中秋节？他们又是怎么过的呢？我在印度就经历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中秋节。

那年我们在印度加尔各答郊区一个电厂搞施工。中秋节那天，项目部的中方人员聚在一起，吃着月饼，欣赏着印度的月亮，无不发出感慨，天下的月亮其实一样圆。因为工作的性质，我们习惯了常年在外四处流动，虽是在国外，也并未感到特别想家。其实有时项目部领导为了防止大家想家，影响工作情绪，有意淡化节日，所以我们的聚会非常简单，很快就结束了。

我正要回自己房间，这时，我们聘用的当地翻译索玛、一个英语说得特别流利的印度小伙，拉住我

说邀请我去他们村里过中秋节。我愣了，你们也过中秋节？索玛肯定地点头说，是啊，我们今天也过中秋节，不过我们的中秋节叫明月节。你们的节日是怎么过的？因为长时间和我们接触，索玛也能讲一些简单的汉语了。这时索玛把英语和汉语都用上了，我还是不太理解他们的过法。索玛一着急，说：你去了，一看就明白了。

索玛的村子就在电厂附近，我们步行5分钟就到了。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家家户户门口都点着油灯或蜡烛。索玛指着油灯说，在印度，明月节又叫排灯节，家家户户的门口必须要点灯的。点灯象征着光明战胜黑暗，智慧战胜无知。

见我听得津津有味，索玛拉着我的胳膊说，走，好玩的还在前边呢。村子中央围满了男女老少，中

间是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，只见一个年轻的妇女头顶着5个重叠的泥水罐，站在骆驼背上，慢慢地围着篝火转。索玛说，原来是要顶着水罐站在骆驼背上，慢慢爬上沙丘。我们村里没有沙丘，就只好围着篝火转了。这是我们印度独有的庆祝方式，以此来祈求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三里不同俗，十里不同天。印度虽和中国相邻，风俗却大相径庭。那妇女转了三圈后停了下来，把罐子里的水倒在燃烧的火堆上。这时一位上年纪的老人大声说，来吧，大家一起尽情跳舞吧！就见男女老少围着火堆高兴地跳起了印度民族舞蹈，有的老人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，小孩子们则边跳边拍手。索玛也让我跟着一起跳，我说我不会跳啊，他说没事，你想怎么跳都可以，

我们跳的不是舞，而是快乐。我跟着索玛极不协调地跳起来，可并没有人嫌弃，他们见了我都向我微笑着点点头，竖起大拇指。

一曲终了，大家感觉累了，纷纷坐下来，拿出从自家带的酒水、食物，吃了起来。一位老人说，索玛，带着你的中国朋友跟我来吃吧。我和索玛走过去靠着老人坐下，其他人也把他们带来的东西给我们送来一部分，但他们并不围观我，只是微微一笑就散开了。老人说，孩子，尽情地吃吧、玩吧，谢谢你能来参加我们的晚会。我们吃啊喝啊，一直持续到后半夜，篝火渐渐灭了，人们才陆续回家。

同过中秋，虽然各国习俗不一，庆祝方式也不尽相同，但无不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